



王宋氏遺書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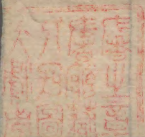
齊民要術

錢唐諸可寶題



齊民要術

庚子五月完工
玉山書院
印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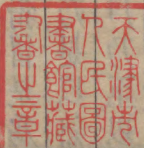


無欺錄上

柏廬朱先生原本

戊戌歲

時年三十有二



顧鳴仲先生謂今日世道惡薄吾輩只是立身行己處
著力正厚自益爾良然

叔父齋頭聽客話甚久光陰可惜

余於酬接時或無所言或被問往往道述時事既非我
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仲舒徐先生來劇談賦稅之重有司之猛民命之不幸
人生之立槁蹙頞相向不覺抵暮噫三斗二升五合
者明興惟正之供之額也然折者十六不折者十四

錄上

今漕米卽需此數而又畝金一錢人其堪也邪其不
堪也邪

德下齋前桃花爛然婆娑其下不得不誦樂子之無知
句

岳心云只此酬對時我心本太虛然須真實識得太虛
本體

以代兌事至縣倉代兌者崑邑有七荒區不毛之田實
多戶率逃亡於是土著賠累積苦此而斟酌權宜一
爲援手亦是疾病相扶之義乃盡富豪奸猾冒是爲
名而荒區實戶不及什三並非以熟代荒乃是以熟
代熟甚且以荒代熟亦並非以殷戶代窮戶乃至以

閩閩代縉紳以饑疲代素封此真千古絕奇荆見者
非此時焉得有此事今歲漕米每正兌一石率加一
石五斗爲贈其甚者更不止焉豈復堪此抑漕軍之
毒猛猶是虎而殺人此則人相食矣崑邑人情大抵
若是將來天變人既其所感致正不知如何也
埽墓歸舟中談及任侯能醫工畫余因出一藪語好友
不宜戲玩承祭不宜瀆慢對叔父諸弟不宜放言一
語而冒三過

有一鄉人欲與余言余正飯令之坐余因舉大學敖惰
一端謂亦是用情之正特不當辟耳卽如此人豈必
如至戚良朋吐哺迎納邪坤行曰汝著此念便是辟

錄上

二

余頗不平漕事往往出憤激語有欲尋讎雪恨者頗鼓
勸之噫人事所至天心使然豈一夫之力所能強奪
違天必有大咎徒自取辱禍耳又況己不爲而陰勸
人爲之邪是日深悔

余自昨悔後無復不平之欲洩然偶與徐習生兄談復
及代兌猶不免以羣奸未盡伏法爲不當理此究與
前日之意氣何異自後此等念慮盡行埽除惟有行
法俟命四字守而勿失

饗陽山族眾有酌酒者眾共斥之噫此皆吾九世祖征
東公之後也迄今盡業農無復一人讀書誦詩者雖
然業農何足鄙惜其長者無以孝弟之道訓之故致

語言面目種種不倫與念祖德爲之三歎

傳云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男子喪配亦可言寡

襄公還自楚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往問璽書追

而與之是臣印亦可言璽也

今人登數取便或不欲著明自一至十往往不用本字

而用謎筆如二則書川六則書上其二遇六則左右

書卅六遇二則書川殊不成文竊嘗怪其所自偶讀

絳縣老人述生之歲一事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

有六句也杜註趙語謂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

如筭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觀此不覺駐思以

錄上

三

亥之身爲三六則直似今之云上者以其上二畫豎
之而置於六旁而順累之則益似今之以二爲川從
左之右而云卅者此固出於春秋時者邪

方寸之中窮愁填委神思窘閼惟有昏昏欲睡覺宇宙
間一草一木尙皆有有生之樂庾開府有云傅燮之
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余
每至坐困時輒誦此語

迫於催科將脫綿衣質物輸之母念我寒也出衣以代
天王使宰喧歸仲子之贈生致贈也衛侯賜北宮喜諡
曰貞子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生賜
諡墓也

讀鮑司隸七亾七死之奏不覺廢書三歎今之生民且相率而死於租賦矣不特亾也此又當時所未有蓋當時租賦猶祇令人亾則民尙少一死道耳

余謂德下吾輩際此世亂不宜過自孤潔如交知中金孝章葛瑞五歸玄恭並爲當塗所品題此雖不啻風之過樹雨之點荷旣不足以榮之亦不足以辱之然脫不幸如公孫述之徒威徵勢辟此時將何以自全卽安車粟帛進退在我亦與其有之不如無之也故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昔人以爲至高然名之隱現亦當視時之盛衰天崩地圯波沸燎揚之日名固可得而有者邪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猶龍之學非吾所逮若行己在清濁之間苟全性命於亂世此皆古人之善保其身較著章明者也吾輩豈得不以是爲法

錄上

授徒一事亦非余所當爲向來以是爲懷而是日念及尤覺惘悵蓋古人隱居教授期於學者經無不明行無不篤非猶夫今之人傳會章句剽竊聲華以覬覦當世之功名而已也余雖亦時以立心之誠僞行已之是非交友之邪正應事之得失諄諄爲學者分別而曉暢之而彼之意不重是也且及夫所學之進退成敗凡所以褒獎之而督責之又或不能不一藉功名以鼓其志則是余所挾以爲教者乃卻行而求前

之道也其何以對古人而無媿乎

今之所以立教者時義也而時義之所以致用者應舉也余旣脫棄儒冠絕跡科目則亦不復於時義中研慮覃精以求其故而猶高據函丈之座指揮論列無乃求者齊語而授者楚語邪此其不當授徒者一也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乘時利用固俊傑之務而余旣以不才全其志則沈心泥滓痼疾煙霞乃吾事也又率人之子弟孜孜勉業以求榮名之一當是猶毀顏殘處而繁稱合鬻毋乃與私心刺謬乎此其不當授徒者二也謝康樂曰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陶靖節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夫余之心亦何時而不負余之塵網亦何時而得解哉

錄上

五

得族兄汝任之凶問怛焉淚下者久之亂時曾僦其屋而居患難相倚意好甚篤

德下令則同赴無上人精舍瑞五先在論史觀荷殊有勝致德下云吾輩要當卽境求靜

坤行來夜話輕受一扇余自顧今日履此窮途力難酬報卽親戚間錙銖之物豈容無功而受邪慎之慎之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不善也無力君子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善也亦無力

莊子曰呼吾曰馬則吾應之曰馬呼吾曰牛則吾應之曰牛謝疊山亦引之以卻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立

千仞百折不回之操始可語此不然其去笑罵由他
笑罵好官自我爲之者幾何矣
過瑞五齋德下不至談論亦略徐蓮生來問入蜀之三
江乃知外水蜀江也在南內水涪江也在北中水綿
水也又卽碓水在中及談從峽入蜀之程頗詳
何封翁日初爲葛弁來解紛曰萬事要作鏡花水月觀
苟至逆情悖理者置之不論不議可也教我多矣
民力竭矣而猶謂無樂輸之義將遣官巡行郡縣七年
以來之逋賦盡行搜括不準赦條加以酷罰江南
之人無不重足累息者

靜思余處今日固當若聳若隕泰山崩於前而不動麋

錄上

六

鹿興於左而不瞬何乃以一僕婦之死而輒不免爲
之伸其屈也且以一僕之無端受毆而猶動不平之
意也昔任承托爲青盲以避世難見子入井忍而弗
救吾友徐昭法有子爲保乳所悞殞卒善遣之皆吾
師矣

余在郡城聞有以逋賦陷昭法者至是見昭法得審其
詳以饘粥不繼之人何堪此災而又非異姓疏屬之
所爲益爲驚悼燈下出文兩帙示余云病中雖僵臥
在牀息已綿綴而心甚清每夜必作文一首及能言
語卽口占令吾子書之此累曠者皆是也余讀其病
中度歲記及再生記因念天之將來奮揚昭法者正

未可量也夫以昭法之節行文學業爲目中未有之人而必復處之以目中未有之困阨其窮餓如彼其危病如此豈天之果醉乃夢夢於昭法邪抑猶動心忍性爲將降任於是人邪

昭法又出其所著管見一書示余蓋讀管子而作也甫十五日而成書胸懷日月之明筆有風霜之氣真天人也

昭法之病也鄭三山以撮許藥而起之於垂死此其術之妙也乃其藥之所需雖獲附所極貴無不供之以至一家之內所仰賴者靡不料給如其家之翁焉且此非獨於昭法病之日也余向竊歎其高義故於入

錄上

七

郡卽拜之而不得見金墅有張英甫視昭法之急卽周之而其家又貧者也以昭法不入城府苟其事之不可不善全者年雖老必爲之奔走於城不倦昭法病稽顙求名醫治之昭法家不給則治精腆具以款醫客至亦如之及病幾危英甫則日侍牀榻涕泗交頤嗟乎豈非義士哉鄭三山猶有如誼焉英甫則何爲者邪余於到昭法齋頭時一見之及別時又一見之中數日以其入郡而不一拜於其堂亦大可悵也夫

余讀書苦遲留不能卽下意古者不求甚解是第一妙用以質昭法昭法然之因自謂病中甫能仰倚牀壁

卽方便讀書計讀韓柳歐陽曾王三蘇全集及三國志韓非子俱畢何速若是蓋讀書豈能無疑疑而不滯則一書他人纔閱一周吾已二之三之矣且焉知前之疑不於後而悟之也若滯於語下徒思未必得益而蹉跎已多余言下爽然及歸展卷而遲留如故始知惟讀書可以益智亦惟智者乃能讀書也蘇綽嘗戒其子威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昔我先考手書孝經授某兄弟亦有見乎此也某今能繼萬一之志否

秋來方苦水盛田禾有淪沒者今又晝夜雨注刈穫無望者十將五六而借徵已至十分糧艘又將臨倉民

錄上

命安知死所然天心正未可料也

寒不可耐歸家吾母解衣衣之信哉朱百年所謂綿定奇温也此來賦歛煩苛如火益烈兼之今秋霖雨桂薪玉粒箱篋所有自幫職以上無不以爲質者余則餬口館舍而家之所爲養非惟藜藿不充亦且酸醜不給其爲俯育既有媿矣吾母以垂白之年又奉佛教茹素頴叔之內旣非所需茅容之雞醢不欲御爲子之養不幾易哉然三餐奉膳會不能少進甘旨每一靜念中心如割卽今寒風蕭瑟豈非老母非帛不暖之時乃爲子者會不能贍給其親而顧分親之所衣以自暖然則父母生子竟何益哉如某者尙得爲

八子哉

徐子威之尊人樂令先生爲徵輪所困不免坐愁行歎
子威傾其橐中精金五十兩爲輪之官人子竭力當
如是矣

瑞五逆與玄恭別於洞庭玄恭曰何以處我瑞五曰子
之所信何道曰慎獨慎獨如何曰主靜瑞五曰靜非
獨也靜與動對皆境也獨者無對之謂也玄恭言下
爽然

德下謂夜不能寐只須排擯眾慮自然熟寢瑞五曰縱
排擯其如事之迫切者何德下曰正當力敵之耳瑞
五曰然人之將死其敵之也若是

錄上

九

瑞五又謂玄恭子不須闢佛闢佛者上下千古又誰過
於達摩者邪德下笑頷之瑞五徐謂止爲學佛者之
障蔽不淺故達摩入中國掃除一空

德下謂自達摩啟教學者必須從佛入門而後漸窺孔
孟之奧余未學道不敢質問但不知周孔又入何門
耳

從木瀆入一雲山循靈巖之麓而行恐天雨不及登到
瞻明所留宿 遊仰天塢四望絕壁攀躋無路從里
人繇荒塗曲上修竹精廬清泉怪石別有天地非人
間豈欺我哉登其巔風猛不能駐足觀鉢孟峯巨石
削底其狀如鉢而側綴於石上里人云以線歷其綴

處不闕也俯臨千仞之壁孰維持是而不崩墜

凡爲子之道固不當以其親爲不慈而爲親者亦不當
輕以其子爲不孝今吾某甥實爲庸猥之材然生子
豈能盡皆賢者既非賢者則其於子道必有所不足
在爲親者當有以善全之何堯舜當月初不聞以丹
朱商均之故而乖父子之恩也孟子云父子間不
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某父子之所以致
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於兩年前見某督責之
狀竊卽憂之曰此不祥事也乃日甚一日而至有不
忍言者余每見之未嘗不婉轉諷勸而卒不能旋轉
其心深自媿誠之未至嗚呼先君子而在焉得有此

錄上

十

一出戶不慎便不快意

勸某父子如初率某甥進受小杖因謂之曰若翁所以
笞爾者天性不可解也卽此是罔極之愆矣又謂其
翁曰此一役也不可以再願賢父子必孝必慈無不
若烏鳥之恩

己亥歲

時年三十有三

苟若邀往弔陸孝子之墓孝子名安其配鍾又烈婦也
墓在城東南隅苟若居其傍預弔者六七人皆同里

開

吾母以勤劬之故向苦多病比尤不靈某旣不能盡藥
膳之養而又餽口於人羈跡他館不得頃刻侍左右

問安否鮑參軍云一息不相知何況遠離別是夜擁
衾不寐不覺悲從中來涕泗橫流
近來頗事靜坐然全未有端緒芟除殆盡則茫無依據
存主有所則便覺執著苟肆力於古人之遺書必有
所以啟我者
新歲余頗不與世務親朋大以爲非因相與各出論議
以告余然吾輩作事凡沮抑非議之來苟理果未安
則當翻然悔改固不再計而決卽自審不詭於義亦
當虛懷容納以俟學詣之更進而余於時言論雜投
卽極自斂攝矜心勝氣忽已冒貢不覺見之語言方
寸之中似此無主危哉

錄上

七

人必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唐高宗朝劉曉上疏言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
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
刑辟者雖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
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成斯俗豈非大謬
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取
士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
矣觀此乃知取士之弊今古一轍而於我明專用八
股一科尤不能不三歎息云

唐太宗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敎以禮義
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歛使之各治

生業則皆富矣大哉王言使後世人主知有盡貴斯
民之道在乎敦禮尙義而舉世之人亦爭以此爲貴
不傾心夫爵位榮寵則宇內何至有陸沈之甌哉
早未覺得一語云守心如涖敝一不備則破滅矣
自歲首以來已五十餘日而不陰雨者特數日耳夜坐
翦燭聽窗外雨聲淙淙念舉城玉粒桂薪之家無不
心碎於此時卽病婦經營室內突煙不繼度餐如越
險不知若何艱苦而余以舌耕受養三餐豐備必以
其時能不惕然內省

藜藿糟糠吾之分也十年以來以授餐館舍給鮮不廢
然每飯輒存一藜藿糟糠之想庶幾善保吾貧

錄上

七

是時斗米三百二十錢矣是日雨復傾盆天平民命其
堪此乎

人雖昧於責己而獨明於責人然則以理求吾者無往
非是而我欲一事之徇意而行其誰與我

晤瑞五氣體之際縝密不弛知其多於靜坐之功矣媿
之媿之

浙東史尊聞來尊聞之尊君子虛先生

名孝成

爲理學者

舊昔曾來遊余得親炙之昨歲亾矣尊聞來此請瑞
五銘墓且謀葬也

在我不可不自反以待人在人不可使自反以待我
天色晴和苟若瑞五賓之共步城隅過靈默上人許少

坐荀若留歸命酌德下亦至談飲極歡余慨然曰朋友之義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吾輩善相勸固誠有之過相規尙未盡也自今各務勉之德下曰子亦檢諸內可也不必救之於外瑞五亦謂然余曰吾輩未卽是聖人萬事萬端何能泛應曲當正須藉良友糾繩匡其不及賓之曰若藉他人匡救正多不及余實內無所見何敢多置一辭但見今之所謂明內者其動止未必無過意殊未能傾折已而余有戲語瑞五舉之余以手加額曰荷君德矣瑞五云苟以是爲懷不患過之不日聞善言之不日至

赴巨濤族伯之約煥棗穠花豐豔眩目水木交帶深綠

錄上

三

欲流昔人云四時最好是三月信然

己亥閏三月邑令汾水郭君名文雄有善政而乍沒邑人愛之葬於玉山之麓余從眾往觀之而四肅以致禮焉

余十五年來執雌守下隱氣吞聲幸得苟全無恙而忽遭此妄人蓄奸逞銳必欲毒螫而後已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當此之時逆情爲常順理爲變余第以理之所無屑屑焉欲與之較宜其引變端而發旣機也吾向者所以兢兢養拙正慮有此

吾母一生食荼茹苦比尤虔事佛教不御葷肉向但恐違志意不卽勸阻體素苦羸近見尤病乃始言之而

吾母意不之許昨暗顯若欣然願爲進諫是晨果來
言深感其錫類之誼也

捧蒲觴進肴饈求吾母開素從之甚喜

此心爲耳所役不復能通於目余旣苦心雜況此來又
全無操攝之功邪

甚矣民命之困也兵戎擾攘於外盜賊縱橫於內積雨
水漲以沒其禾稼淫刑暴斂以覆其身家斯民何罪
而遭此與序閑兄共話咨嗟相向

意中所不欲言者酒後竟言之

聞海舟移泊於金陵鐵甕之間人情擾擾歸慰老母

近者風雨調和米不踊貴當事無故而下平糶之令或

錄上

西

曰中于奸也于是大家米閉塞不出市絕販糶人心
搖搖加以烽警狎至不逞之徒將乘間搆亂大家恐
禍發不測是晨各出倉粟減價賣之民乃稍安

松江崇明兩鎮之兵西行起援恣行殺掠且有盜賊混
效服色到處掩獲比戶盡閉大家米不得糶問閭絕
食民言不靖

念母心不寧從亂兵中伺間而歸

兵之擾民亦或有之而莫酷於是役四出剽掠市肆皆
空其所止宿叱咤抵擲索醉索飽且索行資及其去
也凡室中財賄器用以及門戶窗牖無不罄掃而行
又其甚者加以淫殺併掠其人民之倒懸如是諒天

地好生之心豈忍終坐視之邪

是時攝縣事者忽棄印單騎而去人皆謂其聞變而逃

矣縉紳官吏恐邑無主則召亂固留之乃至而人情

大驚傾城四出

余相度此番事勢甚可不必從眾出城乃老母在鄉既

隔晨昏兼之風鶴時來身親者驚恐易勝而懸念者

迫切倍至始定計明日令婦侍母於鄉

竊念士君子之所以立體而致用要不可無其道是莫

窮經若矣是日讀周易本義始又自苦文筆之拙也

不可不有以濟導之讀韓文一篇

向讀禮記未半將畢是業是晨續讀禮記始

錄上

五

借折借漕以供軍需誅求如虎不應則以叛加之是晨

有追呼者來應之惟恐不順噫斯民水火豈猶未之

深烈故必不容免此益甚之爲邪

景泰中長洲民楊芳嘗以均稅額請巡撫鄒都御史以

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

一文帝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

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兩浙畝收三升宋

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斗元邪律楚材定天下田稅

上田畝三升中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

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

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

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偶閱葉文莊
公水東日記見此因念我高皇帝德澤在天下淪浹
肌髓惟於蘇松稅額但徇一時之意而不爲萬世之
長慮後神宗朝敕行減定不知所減幾何未徵文獻
其在今則聞吾蘇額供有二百五十萬二千九百之
數加以官私蠹蝕折銀猶可漕米至有一倍二倍耗
者下有闕文今補五字 彼非吾族類性本貪殘固無
足怪而聖朝立政乃有遺計草澤小臣能不爲之深
惜也

世亂方劇此身眞如飄蓬落葉不知所向雖死生禍福
天也然從吉違凶聖人所許欲學奇門以稍識趨避
之宜

錄上

六

務博之爲病昭然也而愚魯之人偏犯之愚魯者之必
不能務博又昭然也而不務博則不足以爲愚魯余
之資稟最下者也書率三十行爲度而非六七十過
不能成誦卽成誦矣自謂無復字句遺誤而甫越期
朝旋已茫然以是之拙而艱苦乃於一日之內館課
講解訓命之外程讀三書易禮昌黎韓子不益足見
其愚魯歟其自讀兩書而後鮮有不喉燥唇焦神竭
意耗困憊而不可收拾者苟至困憊不可收拾則併
其一書亦且廢而又何三之可得乎於是輟韓子一
課有餘力則兼之可也

海艘有泊於七鴉者撫軍亟往禦之從兵止舍於此城
之中外前所未被兵害者今復及矣吾邑雖逼海濱
然所憂者正不在海師之奔突而在貪兵之擾掠與
叔父相聚而愁

侍母夜話甚歡一時憂亂之心不知何在天下可喜可
悅之事猶有過於天倫之樂者乎

宿館良夜月皎空庭獨步領略絕勝雖然究竟月爲月
我爲我所謂領略者安在

兵來皆用舟縣索民夫牽挽而張皇其數至萬餘人其
意以爲有司必不能給則多脅取其金耳而攝崑山
令者又不忍出其橐裝于是廣率民夫十戶四人猶

錄上

七

不足乃於昏夜攝令自出循門叫叩曰起起且屠城
其人出卽繫之而去而不得金則終非北兵之意攝
令已拌此城之民爲饑虎之內將縱兵四掠且語其
徒隸曰爾火吾門彼必謂民反則掠矣而北兵猶觀
望迫索有鄉先生料事必潰奮身獨見攝令任償其
金且周旋將吏之間攝令乃出金而遣之會撫軍自
海上至亦麾兵還乃去是役也人情方畏悻於兵而
攝令又以屠城駭之於是舉城震沸四出奔竄而城
門嚴閉大雨傾注富室則賂司關者小戶乃縋城而
出有墜折手足者有驚破膽而死者而居者亦皆束
手待禍刻不保命余取材於理固安母心然當時猶

未委悉情狀如此既及知之則事變竟有不可料者
蓋世道草昧亦何常之有哉其鄉先生則巨翁也

閱水東日記所載洪武初鄉飲酒禮乃知不獨有司舉
行一鄉一里皆得爲之讀律致禮風俗以變故曰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天子出其能無意於此歟
鄭瑞生兄云强巷有屋可買是晨同仲弟附其舟往觀
之强巷距城十五里距夏駕浦僅里許餘風土甚淳
茂而此屋敝漏無人居他亦無隙廬瑞生之主人願
奉橋感我先皇考濬河之澤留余兄弟飯情意勤厚
云往歲壬辰大旱而此地自夏駕運水而入畝率收
三石焉其子亦袁能讀書爲舉子業相對亦温雅聞
先考門人王彙嘉兄授經於邨之北步訪之蓋已數
年于茲矣大有遯世之意

錄上

文

攝令之與北兵金也不踰千及其徵償于民也數倍之
始旣委萬戶於燬滅而不卹今幸得免禍而又厚因
以爲利非此世焉得有此長吏非此世焉得有此人
九月丁丑學使者移駐崑山就試者麋至吾里甚蕭索
今忽爲極囂極庶之所以趨利者競集也

身爲妄念所使

懷私不能力破

陳名蓮兄言及世道窘隘名蓮曰此正恐懼修省時也

而今之人無貧富貴賤利欲薰心惛然無忌將來禍不知所底耳

許上舍嘉靖注略有戚繼光平盜機宜奏云民間畏兵甚於畏賊謠云賊來梳汝兵來篋汝言無遺也噫前朝如此何有今日

偶閱曾南豐文義理淹通文章醇雅非深於經籍者不能余年越壯而書卷茫然固宜其理之不明言之不文自今日立志始不復攻不急之業不復犯貪多之病惟經惟史惟勤惟專有不然者先聖先賢其降之罰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殆則愈思思則愈殆苦哉孔子

錄上

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庚子歲

時年三十有四

題四語於某生座右曰受人言毋自欺能力行聖可希元崑山州判官徐公去官卽家於崑歿而葬焉其墓在今南關之東南一里餘崑山誌云朱氏子孫世祭埽之我先高祖遺書亦有祭徐太公墓之紀蓋吾八世祖中書公實其婿也然此禮廢而莫舉者百餘年矣是日隨叔父拜其墓以酒酌之坏土將夷殘碑猶在以歲久荒沒訪求而後得之則伯元弟之力也料理祝母壽事此數日者蓋某合親戚之歡心以事我親時也而有以非禮相加者此人雖自棄於彝倫之

外然以吾遇之何不幸也

此來自念習氣未除何以進德正欲嚴以節之卽如飲酒一事往往不能自持至於敗度廢時余向服康令茹素之有毅力今渠又節飲矣自前餞瑞五之日始噫古志士不云乎惟恐祖生先我著鞭某某何多讓與

以寡才斷俗事縈心甚無謂也

向苦旱今又苦雨矣崑山之田自海道旣壅則藉西北及南諸湖以蓄洩其水近以寇盜充斥內地諸流無不堰壩而湖道復壅是以少晴卽有旱乾之虞少雨卽復有漲溢之患

錄上

辛

瑞五自山中遣舟至邀余往同瑞五一雲晤昭法別離不過二載物變相尋容顏非舊交樽而視不覺悲歡之來併也

同過姚墅游驚魚澗夾石泉小赤壁正值桂花盛開天香咽路亦快事也驚魚澗有大桂二十株獨花已過然猶樂婆娑其下夾石則峭石插水不能度險而觀赤壁亦以秋水沒石未盡其勝中道留憩有僧之賢者曰收恬曰雲坡

遊銅井登眺之地此爲絕勝客有攜酒而來者顧周望也周望寫照擅精而其人慷慨多逸興

登七十二峯閣茶山及潭東山房卽此湖山而殊境各

關

此番游眺得于天者良厚蓋山川之勝其固然也友朋
之良猶可致也而天之雨晴顯晦則不可得而必矣
獨此數日者兩師屏跡風伯避權能不額手蒼蒼惜
無詩文紀之辜負多耳
人患於不知過而尤患於知過不止知過不止者小人
之所以下達也余乃爲下達之人哉
心有所溺而不自振拔可謂人乎

僧鑑上人來言及國初來復宗泐輩道法既超文辭絕
勝羣賢濟濟特盛千載因言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豈
眞運會使然大都怠惰不好學耳飽食游談是今人

錄上

三

能事何有英才出眾追踪古人邪斯言也非惟禪流
之藥石抑亦士林之龜鑑書以常自儆勉

年加進而德業無稱錄錄紀次可媿也夫

辛丑歲

時年三十有五

道上爲醉者所詈乃知孟夫子自悔悔人之言亦特論
其常而今受侮于人者之未可以必不諒也

方寸之間內則妄想纏結外則物誘牽奪心其餘幾哉
如是飽食煖衣以度白日猛一回思何地容身

君子立言自有理之當執不可隨人意爲高下若少隨
人意徒爲其所非薄耳可不慎哉

凡見親戚與人交惡必須平察其是非之所在縱親戚

極受屈亦當究極致是之繇果爲逆情而妄加然後
徐相論列斷不可倉卒爲乘氣之言如是雖切中事
情亦爲黨護之私矣雖然默足以容豈終無一當理
者可言也其亦必無有言而後可也
學業妨廢於天地間此日便爲罪人其猶不自猛省邪
天旱邑東南不能插蒔之田十有七八其已蒔者亦漸
槁而官之徵租日久且烈於火傷哉
顯若云怪異頻仍自是凶亂之徵要在反身脩德以俟
之非趨避可免也

爾公李丈以顯若之薦將延余余以授徒本非吾事特
爲飢所驅所謂仕非爲貧而有時爲貧則亦辭其尊

錄上

三

富擇所宜居者可耳如葉氏李氏皆館之巨擘豈余
所宜居哉今旣辭葉氏而就李氏是又一葉氏也
江南遁賦一事始於吾郡嘉定而蔓及他方當國者又
建言設奏銷冊歲終達於司農而逋數無或遺江南
大吏又好爲掩襲之計猝上其冊人皆不及知知亦
不及辨而逋戶莫可救於是鄧尉徐子亦以官逋墨
吏議矣

應事接物余自知有三病濡緩一也怯蒞二也愚鈍三
也然而濡緩之病因乎怯蒞怯蒞之病因乎愚鈍知
病之所在而不能治之天邪人邪
余性最平緩近更頗用檢身之學而偏易躁怒何也是

日以小事忽發憤懣及後思之亦不復憶當時所以
激怒者何語方寸如此憤懣應事何一而可自後若
不亟爲養心於平時又審理於臨事者學必終於無
成而人必終於無用矣

薛文清公云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余思柔之爲害甚不
淺也鄭子產之論爲政也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
多死焉故知柔以立身者已旣爲人所輕玩而又陷
入於死地是以易之於乾也不言柔而於坤則曰至
柔而動也剛其旨微矣

知義之不可而不能忍且終於不得遂乃知無守者之
徒自破義耳

錄上

重

怒激於內徒知理之不合而不能以情體人殊媿厚德
兩月以來心之錯雜不可名狀一日之內其所當思者
十之二三其所不當思者十之七八又知其不當思
而牢不可破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則子之獲罪
於神明也其可勝誅也哉兩日雜念始釋

不謹於心因復不謹於身人皆見余眾著之所以爲是
可以號端潔而不知有不自持者如此故薛文清公
云獨處不能謹而徒飾於外僞也

欺者余之所戒也而於家庭之際乃有所甚欺雖常覺
於中而不能省改者是晨以大窘困始自悔恨然愆
尤已不可回矣

壬寅歲 時年三十有六

書勛及門曰志欲大心欲虛盡孝弟敦詩書學如是斯遠到勉之哉及年少

謹於彰顯則人敬之謹於幽隱則神敬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必如是而後無媿乎爲人

不能以義自斷制尤悔之來固自取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人其可數尤悔乎哉

余性濡忍不斷每藉吾母之果決以制事甚且必待徵發聲色而後振奮嗟乎年已如許而猶學髻毳小兒必不可無嚴君之教此時縱不敢期於道成德立而古入入學以後所謂知類通達彊立不反之學安在

錄上

五

也可媿也而吾母罔極之德則益無可爲報矣

忽聞雞鳴塘又涸自吳淞江屏水入漑田佃戶來索資殊惶悻大荒之後重歛滋苛其又堪再荒邪今年入夏以來天常雨而此地及其左右又獨多然不雨者曾幾日而乾竭若此矣水利不治東南之民未有生理也蓋不旱而已乾不水而已潦此非天之降災而地爲之也亦非地之召災而人自爲之也悲夫

處事不當雖因疾惡之情而失篤親之道

陳夙公兄篤信佛氏比年來不惟不茹葷酒并不茹五味而食淡今又兼絕菜蔬瓜果惟穀食而已余叩其故曰以甘淡泊也嗚呼人之所以失志節者不能安

貧也貧之所以不安者澹泊不甘也陳子雖所從異道而其言則固善言也夫陳子又刺舌本血寫佛氏華嚴經彌陀經各一部以報父母之德雖亦非儒者之所以孝親然其精誠毅力則固非吾黨事父者之所能有余雖不從其教敢不服其心哉

子夏事父母能竭其力語就當日立言之意本不甚深然由今思之豈止於服勞奉養處竭力德爲聖人乃爲竭力耳

癸卯歲

時年三十有七

余無剛制之德往往有明知其過而爲之者不知而爲猶可原也知而復爲罪乃不勝誅矣卽小德亦當慎

錄上

重

出入況大端顯節豈可不力持之乃違心冒過不知何以追旤於神明

同一熒惑守心宋景公不忍移於相而熒惑爲之徒度漢成帝殺丞相翟方進以當之而已卒不免矯誣天道會何益哉

二弟不勝追呼之暴趣余出館魑魅魍魎縱橫播虐吾輩逢之何容自全正須無怨無怒泰宇不動以處此晤巨翁巨翁云主錢穀者有四字訣不可不知四者何管收除在也管謂通計管攝之數幾何也收謂所徵收者已幾何也除者或上供或下給應除去若干數也存者尙存貯若干數也四者交相檢勘則無纖毫

之滲漏矣

映碧先生囑訪二書一爲桐下所然歸文若奉世著一
爲桃花渡異林支子固允堅著

甲辰歲

時年三十有八

貧賤之人最易責人處富貴者正須諒之豈惟富貴卽
在貧賤之中稍有毫忽之勝便須體察彼情忍其非
意之干凡所遭逆順夷險用心皆當如是

燈下聞有哭其夫繼哭其子又哭其父母者聲極哀愴
問之乃柴秀才之妻夫死而再嫁者也嗚呼聽其哭
則豈樂爲失節者哉飢驅之耳飢驅故有是哭使古
立朝之士知皆有是哭則身事二姓齒冷千古者吾

錄上

知其猶少也

不當怒而怒輕以聲色加人某頗自省身乃大過若此

蓋此心之放稍不加意便如火條燎原懲念窒慾之

學正不易言也

按是年先生母陶太夫人於閏
六月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四

乙巳歲

時年三十有九

母病連年然元旦猶得扶服牀下瞻奉色笑今何爲乎

再拜靈几音容杳然也痛哉

非義之念旣閃倏而猝乘亦糾結而難化殊恨無治心

之功惟其念之欲所不欲則亦可以爲所不爲自覺

與不肖之徒相去不遠

夢中忽念及君子謀道不謀食章覺猶繹之

余前寫困衡錄報天地民物之德一則致山威劉子顯
若見之謂余曰聖賢立言理不偏舉惜也子言過高
而無下學之功余其時欲然不足而已及歸而復視
之則正余求盡下學之語也夫余也而何敢不下學
也亦何能不下學也

帳內乍見一蜘蛛亟以扇驅之乃帖伏於扇而不墜細
視之則蟾子也其腹龐然而大則皆所孕之子也余
卽承之以扇委置壁下任其所之既思何不隨驅墜
地乃反附於所驅之物蓋恐一墜地而破傷其子也
使非是盈腹之子彼固輕於一擲矣物微若蟾愛子
之篤如此且何其巧也於此可悟誠而明之理余宜

錄上

三

體察其情置之必無傷害之地而余固未致詳是豈
非未能盡物性邪未能盡物性由於不能窮物理亦
豈不于己性有未盡邪

文王之詩不可不讀但讀一過覺上帝與人呼吸皆通
放心自收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苟不度義雖欲踐之亦極難矣然
與其固踐以蹈不義無寧廢而不信不義之信信由
敗也

文辭之作未能因人而施旣爲不度於義亦豈寡尤之
道

余近者留心性命之理欲與昭法徐子共勉之而昭法

亦於讀書應事之際潛心理會兩相質論甚幸吾學之不孤

昭法談論大半爲省身克己而發然深以頹復頓悔爲病余曰此是存心不密瑞五曰若從根本上了徹自無此病余曰安得根本上便了徹且存養此心漸漸理會瑞五曰不知及何由仁守不知性何由盡心故學者見性爲要余曰如會子唯一貫斯爲見性邪曰然然則會子未唯以前所爲眞積力久者將日夜黑漆漆地邪瑞五曰會子雖未聞一貫固無日不以聞一貫爲期余曰是豈不然吾所謂存心亦只存見性之心而逐處理會耳但必見性爲急則夫子何不使

錄上

亥

會子早聞一貫而必待眞積力久之後却又何不使諸弟子盡聞一貫然後責之力行而必求如會子慥慥篤實者邪且見性之後將心可不存而自存抑必待存之而後存也瑞五曰亦存之而後存耳余又問曰將心存而心可由見抑心雖存而終無與於性邪瑞五曰心性無二體存心何爲不可見性余曰見性旣不可不存心存心又自可以見性然則學者何必凌獵而求見性歟瑞五曰見性以居心則神明變化吾能用忠孝而不爲忠孝所用存心以成性則膠固拘偏吾爲忠孝用而未必能用忠孝凡事皆然余曰人能存心則亦孟子所謂善人信人矣獨無大化聖

神之境邪瑞五曰苟至是靈不純全但恐不逮且極難耳余曰自非人力所必不可通者則亦在乎爲之而已昭法以禪宗與聖學門庭路迥雖殊而其原頭領悟則一因問瑞五曰致一謂禪宗聖學絕相背馳何如瑞五曰禪宗之悟超妙實自不同吾安得爲相欺之語因復論從見性而入則細微雖不能曲中其過易見若爲存心之學者心有係累善自包藏其過難知余曰包藏已過此大學所謂揜著之小人也曾存心者而若是邪瑞五曰抑又有病既見性則理欲判然未見性而但存心則以爲理安知其非人心以爲欲安知其非道心余曰平居有析理之學當時有

錄上

无

審幾之功靈患此邪瑞五曰子且言以何者爲心何者爲性余曰心不難知性不難知吾之靈覺主宰運用處是心其主宰運用自然不易之理是性瑞五曰若是性在心後邪昭法亦曰子言性將無近於情余曰理具於心故能主宰由理運用由理理不具於心則將何主宰將何運用性在心後邪抑性情之分中庸已發未發析之明矣情者感於物而後動者也惟情感物而動由性而出故卽情可以知性惟心之主宰爲性之靜運用爲心之動故存心可以見性瑞五曰子欲存心以見性子卽是以爲學可也顧子之心宜明辨之余曰辨則入於聖賢不辨則入於禽獸敢

不承命

丙午歲

時年四十一

意中所必不欲爲者而復爲之甚矣從惡之易若水趨下也故曰小人下達危哉

苟能力濟朋友之急而不求利固義也竟以無可稱貸而辭之亦義也必欲曲全之而又求利爲念則兩失於義矣就朋友之義而言固不當求利而亦無貴乎曲全就取與之義而言固不必曲全而亦烏容以求利與瑞五言不免有附和之意使自處此有未必然者蓋爲人不若爲己矣爲人不若爲己則其爲己之道恐亦有難信者正所謂知而不言爲不忠不知而不言

錄上

三

爲不明

事之得失當辨於微乃顯然之理而爲人所奪不能自主自貽後戚似此諛味真棄物也所謂納諸罟獲陷阱而莫之知避者也亦大可哀也歟
偶見韓詩外傳有云學以爲人教以爲己此二語與子貢所稱孔子之言正相反道盡于古學者教者之通病子貢之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以爲人故不智教以爲己故不仁

余病至是已兩月矣病之發於外者雖正其在內者正難療也岳心自膠來語余以攝養之道曰莫若無心又曰提起正念便自無心

瑞五以余憂思成疾語余曰天下事水到渠成莫不有自然之位置不必過慮中庸第十四章熟讀可以解矣

余性寡怒嘗視顏子之不遷若易學者是日有一事至頗拂意思以處之竟得泰然少頃又一事至亦不如意不覺出一怒言失之過當隨自省悔而駟不及追矣乃知前事之怒者非真能泰然也原憲之不行也後事之發怒者非其激之獨甚也強制之不可久也薛文清公云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信哉

一言不審便輕出一言輕出便尤悔交至

錄上

三

以理處事頗得順應之道而心不爲動乃復有過撓之者甚矣遂意之難也然畢竟因德行淺薄不能深孚於平日故致相左於一朝

今人餽遺之來必書奉引敬意余最愛此敬字猶有先王禮意之遺此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所謂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然天下之實致其敬者寡矣

讀小學畢憶六歲時初就傅先君卽授讀小學及習舉業而此書遂廢迄今蓋四十歲矣復讀一過退而自省立身接物之間有一事與此書相合否上負聖謨下辜嚴訓不勝慚痛切中

一刻放下此心不作工夫便一刻爲庸惰之人可畏可

畏

輕出一言劉賓初兄正之以義赧然愧瞿然而起

賓初名正

潤

昨得賓初一語因思余夙昔失言於人而莫為匡救與夫不能匡救人言之謬者不知何限二者皆過也從今以後只嚴加存省此過庶可漸寡而賓初一言之

益厚於百朋矣

語事不能簡要精當當知其為過而勿復犯

丁未歲 時年四十有一

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乃又進一年矣所以猛自惕厲為

桑榆之收者當何如

錄上

三

評論人長短得失余極知其不可往往了然於胸而復侈然於口故知有守之難

斯須誠敬不致於內而禮即愆於外

此心一刻在道義上便受三刻安樂

從友朋借得薛文清公讀書錄去冬病中曾覽之抄不

及十之一是本又亡失前二卷後三卷者開卷不無

灑然然能得其益一章一句亦可精進不能得其益

雖全書亦奚以為

每動一念當思於仁義禮智四者何著

枕上讀書錄始知前者未嘗一日為人奈何視顏視

息不知愧悔

全與二弟語雖無失於事理然於語時實未嘗割然胸
中一定而後出之於口如此其不失理也者幾希及
二弟去後又不能無留滯之思耿耿者竟日此皆由
於見理不明見理不明由於己私勝也昨動念當於
仁義禮智有歸著是可謂智乎不智則不仁不禮不
義之心皆可因之以生故窮理之功爲最要窮理又
須力行

平時雖或知之至臨事而又若罔聞者畢竟知之不明
余於此事非漫無所見者然幾不免臨事之悞又一
日之縈懷窮而後反芻中始豁然有定見雖得豁然
亦可謂之魯矣

錄上

三

古聖賢於橫逆之來始則自反繼則任之而已或受或
避則觀乎禍之輕重斷無與彼爲難之理聖賢亦有
不容橫逆者要皆發於至公之心非爲己也

前此未嘗爲人今日以後如何方爲爲人不得仍與昨
日無異

容貌辭氣全未得敬字之力

仁而不能裁之以義便是私私便多事多事便多害

思及不必然之事後卽果如所思猶爲妄念況又決不
然邪未然而冀倖則其後不然而懊喪一忻一戚徒
自勞攘誠能循理順運不爲物累此心無喪無得其
衆有不可言者

天理本是至直至易至簡加一毫人欲於其間使生出無數紆曲煩難來

今舉世之人汲汲津津所事者惟功利所向者惟富貴其於人之所以爲人三綱五常之道莫之或講也然求富而富不至求貴而貴不得者何限乃至飢寒困踣流離失所人卒莫指而斥之曰夫夫也非人也若其不習於德不軌於義縱欲忘親姦欺誤上暴橫殘賊虐已害人者則羣相與排棄之曰甚矣夫夫之非人以此而觀則天理之未嘗泯滅而人心之未嘗一日亡也猶信

夢我皇考於孝經前有凡例三四條憶第二條有云盡

錄上

書

孝之心卽求道之心

余讀二典三謨有見夫堯舜至德唐虞至治不過欽之一字甚矣敬道之大也今人但於存心履事之間能持一敬便覺得力甚多

不審於理而發言不敬之故

余有過於疑慮之病此不勝其私也疑慮之甚則又生出過端來若明理養氣之功勝決不患此

余于奔走酬應之後若坐定卽作字輒易差誤于以見余動中之不靜雖事後而猶未凝心歛氣也於動中之不靜又以見靜中之亦未嘗靜矣若靜固靜動亦靜則雖至動之中紛然肆應猶不至於或誤沉動後乎

吾友有不當爲之事不能力阻其病畢竟分人已爲二
看得不切爲所不當爲者固失於不義不力阻者亦
豈得爲無過豈非不能成物卽不能成己
行之不勇畢竟知之不徹

吾於藏鉤射覆而有見夫人心之神亦於此而有見夫
人心之無二理又於此而有見夫天下之至神不出
乎天下之理一

人於自成成物之外更無別事而今之人日役役焉以
從事於身世間者總於自成成物無與

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喻義喻利居易行險
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然

錄上

五

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途暄寒之異氣也苟嗜利焉
則小人矣苟倖獲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
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慎厥與與君子同道
卽爲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今人於小人
之名皆知所惡苟以是相訾警則憾深切骨而於小
人之事又甘之若飴莫知所戒樂其事而忌其名猶
病威施而惡影之俯不可得也

枕上靜勘心體以其容納而言則可以爲禹之聞善言
則拜也舜之善與人同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
取於人也以其推暨而言則可以爲老者安朋友信
少者懷鳥獸魚鼈咸若也眞覺浩浩落落因識得中

庸致廣大三字

一事之應公私之念交戰於胸中竟日而不能釋何其
中之無主也然必求其公之得私之失而見吾本然
之心德則亦致知格物之功但足見其魯耳

魯而能至於敏斯謂之變化氣質苟於義利之辨公私
之介今日見之遲明日又見之遲是魯將終於魯也
亦曰殆哉

夢中似題西銘云能求堯舜之心必有堯舜之業

戊申歲 時年四十有二

終日侍先像側真覺祖考之皆式臨在上而音容無聞
者

錄上

三

人所交口稱揚者不必別指過端以抑之人所交口非
毀者須婉為回救以解之其無可解默然可也若人
非亦非最為傷德

善出於己而歸美於人之鼓舞作興尤為厚德

余固深知好有德揚人善而亦間有不然者私意所偏

蔽也

私意偏蔽則言動之間有莫知其然而皆出於不公者
矣知其不公猶可力制不知其不公咎斯積矣可畏

也

私意植根於心即甚惡之而不能去以是知克己之難
察言觀色大是進德關頭然察言觀色以省己是進德

事若察言觀色以迎人是敗德事

酒政中勃然有不受屈之心此區區者猶然況其大者乎且自致之而非人之所加若自人爲之則益將不受余於此等處每自見無絲毫學力

口中稱謂之誤雖非大過然亦足見其心之不在矣看孟子之才之學真能作得掀天揭地事業然其根本切實不過從孝弟上體驗出來所以爲人倫之至

自覺氣稍浮語言易出

日讀聖賢之書而不知其道日親有道之人而不獲其益心不在焉故也不瞽不聵而不能視聽不當爲之惕然猛省邪

錄上

三

作事而不能盡事之理固由於不明亦由於不誠

向讀孟子之言仁之實事親是也未能確見其義逮反覆乎孝經而後知仁道雖大實根荄乎孝之中矣蓋順吾親之志以愛敬天下又合天下之懼心以事吾親太和之氣充塞兩間陰陽調而風雨時五穀熟而百物殖皆由此也故不孝不可以言仁不仁亦不可以言孝讀是經者其勉旃

和而不流者自然動皆中節非心有主其孰能之

酒政之間辭氣未盡和靜足徵所養不密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釋云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須看此己字蓋指關切者而言今人議論人事應

對物情於己初無所預而動以疑詐懸度他人朱子之意謂切於己者尙不可他可知矣能戒乎此則心術自醇言語自寡

余書小楷實未能工奈頗有乞書者甚自愧也是晨無待來謂有以余書爲力不足者聞之深喜其切中吾病噫安得立身制行之間亦有能摘我瑕而抉我疵者我固傾耳聽之

心有所蔽則雖天良最親切處亦不復發事過忽覺臆欲墮地

言有不安者寧闕而不言勿勉強牽綴以求合闕則不過爲固陋牽合則妄矣

錄上

三

纔覺財用重便不知有恩義凡處人倫皆然

賓之來以兩阻談甚久所言皆古今爲善利益之事此半日不爲浪擲

余頗致慎於出話之際而往往不自覺其言之易發不自覺者心之亾也

作事須含蓄詳審方得易簡之道蓋躁則煩粗則難理固然也

與計利者有事而復增其計利是吾亦計利也一有計利之心則必昧於所當然爲其所不欲而利亦究不可得故君子寧隱忍以挫於人也不屈己以求人

余每自覺其言之多言之雜言之陋去此三者則幾於

道矣

多言最害事多言則心馳矣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須看不得已三字不得已雖辯而非多言矣氣習深處不能克治抑鬱竟日

余勸學徒好學因想一人好學則一人之心樂師長之心樂父兄之心樂乃至聞者見者之心樂鑒觀在上之心樂宇宙間真是一理充塞無有間別

每預事不論爲人爲己要持重要盡誠持重對輕佻而言如動輒戲言之類盡誠對淺略而言不能悉心圖度執理告諭是也大約輕佻者必淺略余未能無憾於此也

錄上

竟

余每聞人之稱吾善惟恐其言之多出或語他事以奪之此念亦見可與爲善第未知聞人之告吾過能惟恐其言之不多否此當自省察也

少爲俗習所誤往往筆墨之間口語之際喜作輕巧之辭此病入骨雖痛自剗除猶未逮也故教子弟者切宜使之厚重簡默乃爲有造

人之資性不出愚智二者智者易於多言愚者易於寡言雖然愚而多言者有之智而寡言者則鮮矣智而寡言顏子所以造道篤而去聖一間也

病中不敢浪擲光陰兩日頗覺悠悠過日

畫前之易妙於設卦之易設卦之易妙於繫辭之易朱

子所以作易本義視釋他經簡幾十倍而猶自謂覺
言之多也

切乎事而當乎時必當言而言便訥

日來頽弛已甚若遇明眼人定覺面目可憎舉止乖張
第不自知耳

迎神甚盛觀者舉國若狂余適閱邸報山東地震死傷
破壞未有之酷此間幸得無害而人心如此娛蕩豈
所以仰承天意而轉異爲祥乎

欲證己言之不妄不覺暴人一過

張聖丹丈來質史記所疑云按通鑑漢高元年乙未至
武帝太初元年相去一百有三年爲丁丑是也然以

錄上

甲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考之則合若據麻書元
封六年詔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則
甲寅也太初元年爲甲寅則漢高元年當爲壬申史
記同出於太史公之手以理言之則當以麻書爲信
何也天文律麻太史所掌宜無憑臆傳會之訛又其
受禍在天漢二年則麻官正在元封太初之間亦無
傳聞異辭之失甲寅之與丁丑壬申之與乙未雖先
後二十三年其宜知所從矣然苟謂作通鑑者未之
或考則自宋代之年逆而數之卽周秦以前皆可歷
歷不爽況於漢乎且通鑑特祖左氏春秋爲編年之
史則千支互異是其大綱豈容於麻書所載疏略如

此其所以斷斷從乙未丁丑者又不可謂非徵信之
筆然則史記之甲寅謬邪是不可解也余讀史既失
精詳聞此亦但茫然特爲筆之以俟博洽君子

余以不能固違人意往往有不當應而應者自後切戒
不能臨事審察事後引咎曾何益哉

事後之悔業無益於既往庶有補於將來所謂前車之
覆後車之鑒也然不痛自刻責嚴加提省已而愆謬
相循覆轍復然此真不可救藥者矣

薦嚴寺毀於孟冬二十九日之戌刻來朝往觀亦弔災
之意

有不可對人言者非君子有可對一二人言不可對千

錄上

望

萬人言者亦非君子

人主雖臨御萬幾然有爲有不爲王莽惟不能無爲所
以煩碎躁擾而且底於亂人心雖醇酢萬變然有
感有寂吾輩方寸惟不能無事所以糾結迷惑而日
究於污下

食菜甚甘德下指謂曰此物至冬後其美如此乃知風
霜非惡物也

乙酉歲松江有縫師聞清兵將至預多市酒及城潰日
夫婦偕飲極酣固鍵門戶自焚死陸天逸云

一事之來必當審其理之當爲與不當爲與夫事之可
成不可成其當爲而可成者爲之無庸疑也亦有當

爲而不能成者則已不必其悉爲之矣若夫理不出當然而勢又處於難必則未有不摧敗困屈徒自取辱者也然則不當爲而可成者如之何曰事愈成則德愈喪而品愈下是故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惟君子

敬止之學不可須臾離一不敬則失所止矣

九德須常常以之自省

言雖當亦宜審所疑忌

爲君子所喜愛足以徵己德之進爲非君子所喜愛我殆有邪德乎是可恥也可懼也

己酉歲

時年四十有三

錄上

聖

此生又增一歲而不知學業之增在何許拜神祇則無以對神祇拜祖父則無以對祖父

程夫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就居官者言耳要知吾輩居常苟以養人爲分內事一言一事存心於此自然便有利濟

天下之人所以不能守其道義者內則顧己之得失阨福外則慮人之是非榮辱止此二念爲害更無他端所以聖人特著於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無不得所止矣無不得所止者無適而非道義也

臨事有二病一氣盈一氣歉此固從生質來若養之以

學則皆變浩然充塞而非盈揣慄慄而非歉矣平時漫言學問遇事毫無得力負媿負媿小事如此何況其大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亦是鈍漢何不慮之於平日也

節制最不可少所以儉爲聖德一事之失畢生不能挽回一日而百回悔恨嗟何及也辭惡德也迷心性敗禮度狀軀體失觀瞻廢時日不偶處一事小人頗有侵侮之語雖彼無知細思畢竟是我處之不得其宜

一行一止毫不可苟不當行而行既行而欲止不能不

當止而止既止而欲行不能當思於此有甚難處者

故君子貴謹始慎微

國語秦饑晉惠公欲輸之粟虢射止之慶鄭曰已賴其

地而又愛其實此當今俗語賴字所由出今謂不實

其言皆曰賴

館中有夜合花甚香獨是日初至絕不聞其香雖嗅之亦微香及坐良久而後漸覺其香雖問室亦香此無他方奔馳而至則氣濁濁則昏漸靜則清清則明清濁昏明之相去如此

人有善則竟言善可耳有所顧瞻而抑揚其詞私也於是乃有無據於己而殉人以爲言者

翼王言及治心之功謂余曰不能禁邪念之雜乘如何
余曰且須檢點翼王曰但言檢點如雜草之不能去
其根仍卽生耳余曰其功止有檢點所以旋去旋生
者不能精嚴無間斷也翼王曰邪念飄忽本無根柢
余曰然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是乃根也以是爲
根則邪念何自而生哉

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反是則誕故須切戒

酌對之次能必爲有益之言不然則默斯其有主於中
者歟

杜詩云好武靈論命封侯不記年學者須辦此一副沈
勇乃有成就好武靈論命卽所謂仁義禮智天道君

錄上

器

子不謂命也封侯不記年卽所謂發憤樂之不知老
至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也

筇在上人來上人俗姓沈名麟生宣城人也隱君子而
託跡於禪今名大瓠博物洽聞工於辭賦向從昭法
處知其名

人只是意所便利處去得一分便長進一分故爲仁之
道不過克己

敬是作人種子舍乎此則禽獸矣

出言輕佻回思可媿

物之實於中者必重其言輕佻則誠不至何以動人
同君重登天平峭壁奇峰千端萬狀昌黎南山詩之所

形容殆未盡也始過懷竟庵主僧髻珍不遇繼憩白雲庵遇蓮花洞之僧徹明謂自此而上石磴斗甚偃其杖而策之厯白雲泉僧曰法焰形神樸厚望而知爲有德者遂同徹明至蓮花洞君重掇菌令徹明炊黍以待自蓮花洞上上石屋入也窈深出也遐曠迤西諸石尤見俊偉流連良久乃下抵小石屋而返較上石屋爲少平迤而幽奇不減上石屋之僧曰默融小石屋之僧曰印中如此闐寂孤危之地非有所甚愛於中不能居也卽此便極高致不必論其人之行誼何如矣返蓮花洞循故道抵昭法齋昨在靈巖得見筇公之子沈譯問兄是日來訪余兄弟偕行尤喜

錄上

望

遊陟之多侶焉

偶讀陶靖節還舊居詩有云嘗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不覺陡然一驚然繼云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靖節志在曠達故可云爾若余則自顧壯強漸去德業猶荒何能不念也衰已無可爲矣況不及衰學者皆當時時憶此一語以自警惕

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此非求免於疏也數則非道焉耳事君亦然其有義當力爭者雖疏雖辱而不顧此又不可謂數矣

讀先哲之訓而不知警惕過差之事而不知止謂爲學者不亦恥乎翼王謂陶庵黃先生有自監錄悉書動

作念慮之失以自鞭策至其後而希復可書噫是吾師也是吾師也

細思隨所居之位盡職爲難

今人皆以浮薄爲聰明故此病中之最深最難克治既不能矯輕復不能警惰斯人安可與言學

薛文清云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不過一言之鄙先儒何以如此切戒蓋卽此便是檢點不及便是太清之本污是日余有一鄙俚語

自審不能擇能者而任之此智者之事若不度人之能不能直以己所不能而漫投艱於人是爲不恕

錄上

語言之際覺心無主

庚戌歲

時年四十有四

本無意於侮人而輕出戲言彼若見答是自取侮也彼若不答彼之有禮我滋疚矣

讀王少湖先生俟後編而氣轉浮細思之非往日之氣沈而此日之獨浮蓋是日由讀俟後編而覺其浮他日則昧而不覺耳故知往哲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心者身之主宰理者又心之主宰故纔有主便是理要有主須有致知工夫

余以人生須勞其筋骨以有所爲而惡夫以病逸身者故自血證後非不嚴慎而近來頗習勤勞至去冬先

此窀穸之役經營奔走拜跪哭泣以至新正增築先
塋無一日之寧帖余固慮將病矣而不意其大劇也
寒氣凝涸上下痞塞雖極潦倒時猶覺其有進無減
再加甚焉則死矣余何所犯之病輒幾於死如此吁
可畏也然余於此猶有幸焉者幸其發之早而又在
胸腹間所謂變速而禍小若再蘊蓄而或爲傷寒之
疾則死生又不知如何爾
天下無主則亂豈有身無主而身克治者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
猶賢乎已在當時不以詩文爲重故云爾若今日則
當曰不有習爲文藝者乎均爲無益之事非君子之

錄上

望

所用心也

晤蒼宇謂廣南事去死節士甚多一時未易更僕僅舉
二人一爲張同敞號別山江陵相國之長孫被獲屢
大瞿臨桂殺於長沙一爲張口吳江人破獲者再卒死
於口又有守義之士錢君名邦口者遯跡爲僧號大
錯今猶在楚中其於廣南事紀載蒐羅甚備

傍晚正雨雪時有雷聲電光童子驚道之余旣以理之
所無又以言出黃口不之信及明日而羣言皆然始
相怪駭此亦目所未見之異或曰荒微也

自問兩日爲長進爲墮落墮落易長進難思之不禁神

魂驚怛

余家所藏五老像先高祖考令名手臨摹副本而先考復裝潢之益裒錄諸名公題贊者也原本向在族兄汝任許乙酉歲先考避兵於汝任家請先考題辭某因得拜觀後其子■不能守質於郡城朱氏今爲同邑顧天忱氏購得請玄恭和原韻詩昨玄恭見語是晨同仲弟過其寓復得瞻謁此爲吾家世寶不啻如天球河圖而託於他姓又力未能復展卷旣畢蓋不勝低回感愴云

薛敬軒先生云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是晚余有怒過不能寬緩之病也

不求事之理而但膠擾於中是爲邪欲旣見事之理而復往來於中是爲雜念有邪欲不窮理也有雜念不

錄上

吳

居敬也

胸中有二事便擾擾則昏況不止二邪若一一以義制之又何擾焉

以禮制心然後能以義制事式未詳於此義理未盡於邪欲紛乘雖由於不明理然其敬也鮮矣雜念未泯雖由於不主敬然其明也鮮矣故存心致知不可偏廢直是一事

人之摘我瑕釁者其言未有不中者也恕己或寬而責人則明雖有不中者寡矣語實者其言未有不中者寡矣本無刻薄之心而出言有似於刻薄甚矣輕俊之語殊

傷令德

言之可以招尤者縱不見尤不如勿言

不繫乎人之尤不尤而在吾言之得與失如其失也尤

卽幸免過已難追

但知有己者不知有人而吾以爲併不知有己以身發

財可謂知有己乎存心觀驗無處不見物我一體

每事詳審退避終鮮失誤

偶讀長恨歌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

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因有感於世之

科第重襲爭相豔羨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此外更無

足貴者不覺廢書三歎

錄上

兕

升如語次自謂比爲習氣轉移志趣反不逮昔語頗篤

實此子蓋所謂可與其學者矣今諸年少中誰知及

此

一言相助卽欲人知吾功此心安可以入道

黃介子先生之子子聲來拜得讀先生遺詩先生義士

也死於己丑江陰人名毓祺子聲名大洪

過萬佛林訪紹原上人上人蓋昔年介子先生被旣諸

子婦女盡入旗下而釀金贖歸者也信慷爽有胆氣

今老猶未衰其佛舍亦卽介子先生故園

不能自持卽是不畏於天不畏於天何所不至

理欲交戰之際理勝最難

胸中一爲物蔽則畏忌之心不覺退舍要知由畏忌不足故物得以爲蔽

多言非必煩數之謂不當其可卽爲多言孔子與回言終日孟子不辭楊墨之辯而莫謂其多言者當其可也

一語之予一語之奪切不可輕人主愛一頓一笑豈特人主又豈特噀笑宜然哉於此不愛德斯貶矣

夢中若讀曾子之遺書有感其致孝之語不覺涕泗橫流嗚咽而寤

不以不敢事人者事神不以不敢欺神者欺人斯其爲誠敬矣乎

錄上

辛

敬以知微秦大夫孟明之言也春秋以後宋儒以前無

能爲此言者

日月如流豈堪更浪擲邪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自兩人言之耳醉時不臧醒時能

不自恥邪

與人飲酒而不節不惟損己亦以害人咎孰大焉

夢中能自持

夢中不能自持昨是而今轉非可見進之難退之易

飲食不節非傷於多也可已而不可已也

今冬天寒特甚陰雪連縣水澤皆凍無食之人不知死

於寒者又幾何矣

論議若瞻顧畏縮則雖堯舜心事無由得達
心誠存則應事之理有不得不出於是者只緣理心之
所固有也

放心則氣質用事而爲人心存心則涵養義理而爲道
心此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註腳也

輕相指斥非禮也不可指斥於當前者而指斥於背後
君子尤惡其欺人

甚矣寡欲之爲要也苟有所欲則己嘗不能自持而人
亦得以此中之危莫甚焉然則寡欲如何曰視天地
間物無可求亦無可吝則思過半矣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此眞寡欲蓋無所寶則無

錄上

五

所好無所好則凡名利酒色遊戲玩物之好舉無足
動我者斯其爲剛德君子歟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此千古義士之的也後人不必
皆爲其事斷不可無其心有其心則氣象自別

裋褐不完風雨不蔽凡所以窮困其身者皆餓之道也
有死之心而後可以行餓之道行餓之道而後可以

不爲不義之事要知爲不義亦未必不餓徒自敗耳
怒時發言最宜詳慎

辛亥歲 時年四十有五

病體不出拜節靜侍祖像讀高忠憲公遺書
歲中懸設祖像不過三日若復奔馳於外其異於不懸

設者幾何獻歲雖有尊長當候問者但覺侍奉先像一刻爲懽愉一刻不能不惜此三日矣

不謹細行對先哲之書而內愧

侵晨忽夢將死脈息微矣目光暝矣覺而陡然蓋天之所以警我也人命不可恃安知不旦夕死尙不亟求聞道以爲夕可之計何也

其爲物不貳一也則其生物不測貫也至聖一貫之道

天地之道也豈惟至聖天人古今總無二道也

聖人無行不與開口便見論語首章天道昭然學而時習之於穆不已也有朋自遠方來生物不測也人不知而不愠不言所利也人自不察覲面失之眞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錄上

雷非其時已爲異矣又况與雪並作未知何徵若主歲

祲則民生豈復堪邪

晤對子猶氏眞不覺矜心浮氣俱消安得常與之處願見賢思齊正未必時時羣萃也

理不勝欲當已不已

夜坐偶憶東坡詞云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

暗中偷換因悟世之厭貧賤慕富貴者急急煎煎膠

膠擾擾今日望明日明日望後日少壯已去老大忽

來悔之無及不亦悲乎

偶然發怒雖於人甚有益而於己畢竟輕發不顧病體

且著意不能若太虛浮雲也

人生而靜靜字聖人掀天揭地行所無事大作用卽在其中

妙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飲酒過三爵非禮也是飲酒之理也而吾不敢過義也畢竟吾心有是理故能隨物而處之則可以知心之無理不包矣

言理而人或不敬言天而人能不敬乎無事無物不有理無理而不出於天則亦無在而非天甚矣敬之不可須臾離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錄上

爾游衍

聖

善之過卽爲惡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認定無極太極之理而體驗之

險逆之遭可避則避不可避則亦受之而已他非所計也譬如大寒大暑只宜於衣服飲食起居調劑之若有望涼望溫之念徒甚其寒煥焉耳

常人但有動而無靜動亦動靜亦動也聖人但有靜而無動靜亦靜動亦靜也

鐘未撞時聲固在花當滿處氣先衰

輕發言言不及我默坐爲當

語不確核爲操心之學者輕率固如是乎足見其功疏

矣

兩日秋暑復盛余不免有汲汲望涼之意雖因病體異暑究竟此念卽是願外卽是求無益於得

不覩不聞與獨爲本體戒謹恐懼與慎爲工夫然不覩不聞此也獨此也戒謹恐懼此也慎此也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

偶玩慎獨章句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始知妄念不生卽是道卽是性卽是命朱子云提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於此確見

慎獨便主靜閑邪便存誠非兩項工夫

錄上

善

人欲不萌卽是道故戒謹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靜中似此景象

看來太極只是生理六經四書聖賢千言萬語只講得生理而已

太極只是生理所以天地非此不立萬物非此不生中庸明善卽是易傳繼之者善善字性也命也無聲無臭之體也得善善字亦然

內交要譽惡聲皆妄念也讀孟子此語眞令人一切妄念無自而生

王天下孟子尙以爲所樂不存奈何以微名小利聲色玩好爲樂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雖遞言之實則四象八卦皆太極所生所以太極只是生理

人在靜中整齊嚴肅便覺有天地位氣象

同客夜坐雖甚謹飭尙覺言多能人喧我寂如刀斲斧截乃見學力

聖賢之書各有箇合一處如孔門求仁則論語章章有仁在其中孟子道性善則七篇章章有性善在其中又總有箇合一處仁卽性善性善卽仁原無二理學庸五經皆然此正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大學一書無非至善

一貫須卽從論語看出而一貫不獨孔子之道既了一

錄上

五

貫定然見得

論語皆言貫須從貫處見一

性與天道是一然而夫子不言也仁是性與天道然而

夫子每言脩爲言功用言效驗獨不言本體故須貫

處見一

易言各正性命於利貞可知人到死時一刻還是性命

所在所以曾子要易簣而卒

各正性命者物當資始之初性命卽具有利貞之理必

至是而後爲正也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可謂正乎君

子知性命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一息尙存此志

不容少懈

多言既損氣復生悔何不切戒也
多言只是心浮

志不篤則心浮

方苦此心操持靜中不定而又放他自由如此是卻走

而求前也

夢中忽吟唐人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如此花
身覺而思此語可以見道

夢中又吟詩云一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摩詰學於禪
者故其言如此而入余之夢何邪意者子所志在未
發用功則正寂然不動時也此以見靜亦定動亦定
之非不可幾者邪

錄上

癸

先儒以佛氏爲自私只觀摩詰此二語何其自私也若
君子則不然靜則涵天下之萬理動則應天下之萬
事但靜固非空而動亦非擾耳故其寂也不必爲樂
而其感也亦閑有餘

盛時卽是衰時此理驗之草木之花最見花之香者滿
放之前香於滿放之時豔色亦然

言雜則心亦雜故知言可以知人

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性孔子之所謂一皆太
極也

性生理也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蓋亦

見夫道之爲生理矣

洞洞屬屬最妙洞洞精也屬屬一也

理之所在只合泰然處之增一分不安便是過失又將

生出惡來

理當如此而以爲不安者只是見理不明天下豈有加

於理之外哉

中庸言天地之道不貳是日始見得立心處事只有一

理更無第二箇去處蓋一者誠也妄則貳矣所以程

門立教只是主一

事不當可卽是非禮之動不必其悖謬也

易於乾之二曰誠坤之二曰敬誠聖道也敬賢希聖之

錄上

至

道也誠則必敬敬則必誠

天下事若但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真覺至易至簡

今人只爲所不當爲而當爲者多拋卻便忙得不了

胸中須肅然無事乃是聖學泰然境界從肅然見得若

但言泰然恐易向清虛曠達一途去

孟子七篇不外仁義然欲仁則自不能不義而義正所

以成其仁此又仁義合一之旨讀者須識得

人固當安分又須盡分若不能盡分決有不安處

萬世學者皆尊仲尼仲尼則祖述堯舜而書稱堯之德

第一是欽字噫盡之矣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答問仁者亦大都主敬以此

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入此則是出此則
非以此辨古今之學術觸處洞然
微有凌忽人之心王夫密者固如是邪

病中稍覺怠放便過叢集如此

一事有當然之理則事事有當然之理而皆不外乎吾
心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純粹至善者也

讀聖賢書須見得聖人之心卽吾之心聖人之道卽吾
之道非有二也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箴規人者必借鑒他人之過以爲訓似不如只就理而
言言爲不稱人惡尤無口過

余每見人一言之失一動之差大則召旤小則生釁歷
歷不爽蓋不可不致慎也如此

錄上

美

當靜而靜心在靜上當動而動心在動上此之謂誠若
當靜而心動動乎此而心在彼卽是不誠無物

當靜之時廓然大公而萬理畢具內外合一也當動之
時物來順應而性無不在內外合一也

有事理至顯易明處而余竟不覺也幸有言及之者始
得不誤以是知人已所不及察而成過者蓋不可以

計數矣
曾子之戰戰兢兢卽是顏子之樂

當靜之時則爲戒懼當動之時則爲慎獨非二物也慎
獨卽是戒懼故曰主靜

獨卽是戒懼故曰主靜

援

戒懼靜中之動也故不空寂慎獨動中之靜也故不紛
敬則靜也明也誠也皆在其中矣

極奇變之事只是極平常之理在不知道者則以爲奇
在知道者則見爲常

理一所以大無不包理一所以小無不入

孟敏謂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此所謂天資近道者也於

此可悟性上不可更添一物或曰不視破甑何謂性

曰性卽理也物理合當如此便是性

先儒謂矯輕警惰究竟輕由惰生斯須偶懈則輕妄隨

之

錄上

五

人而於己無嫌也則聞其善而信之敬之此以知中無

私主則無感不通人而於己有嫌也則聞其善而忌

之疑之此以知中有私主則觸處障塞

神足以知來智足以藏往人心之本體皆然但其發用

處有真與妄之異耳

今人稱果種多曰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此仁字最妙於

此可見人性之仁可見仁之統四德其生生不已之

機由果實而爲根幹由根幹而爲花葉由花葉而復

爲果實由果實而復爲根幹仁也當根而根當幹而

幹當葉而葉當花而花當實而實是卽義也根幹花

實之異其質青黃黑白之殊其色莫不秩然粲然是

卽禮也自根幹而花葉而果實無纖毫之濶滯是非
貞固不能智也而是四者渾然全具於果種沖漠無
朕之中故曰可以見仁可以見仁統四德
亙古亙今塞天塞地一誠而已矣

易言无妄利貞利貞中有格致之功焉貞卽心之正也
心正者心得其理也蓋必格物致知得其正理而後
意可得誠意誠則心正而身修矣推之家國天下無
非此正卽無非此誠也

格物致知求此誠也誠意正心存此誠也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行此誠也此中庸之明道所以不外乎誠
也

錄上

本

堯舜禹處父子之變湯文武處君臣之變而堯水湯旱
又處民生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孟處時位之變
從古大聖未有不在逆境磨鍊過來故曰困德之辨
也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涵容便能鎮靜
拂意相感能安忍詳審最見學力
聖賢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只一懼字學者所以去
舊染而新是圖者只一恥字

今世士習放僻庸鄙已甚而恬不爲念有心匡救者須

亟與提唱恥字

恥者桀堯之轉關故聖賢皆喫緊以此教人孔子曰行

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

刻刻提醒此心爲動爲靜動時爲仁爲義爲禮爲智各要分明此卽天道之陰陽五行也言此心動靜之時稍不著力檢攝此心便濁亂無緒

心存斯誠矣故中庸之道不外一誠而朱子卻於待人行而下指出存心工夫以爲立誠要領

此心光光明明靜者卽是動者動者卽是靜者更無須與間隔斯其爲緝熙也歟言此心動靜之時

洞洞屬屬緝熙也

靜則專而翕動則直而闢須於自心驗之

錄上

李

舍敬而言學非聖學也舍五常而言道非聖道也此之

謂知言

堯舜之不傳子只是知其子之惡只是人所極意障蔽

者看得十分透徹作得十分了當然於此固見堯舜之聖竊謂丹朱商均亦非凶逆但無君德耳何也彼

凶逆者見他人唾手而有乃父之天下惟辦得一反

矣

堯舜不過知其子之不可爲君故與賢禹不過知其子

之可爲君故與子聖人之於天道如是而已此之謂

行所無事

私鄙心忽動亦卽化其卽化也不足幸其忽動也深可

恥

妄念不生而氣忽浮動高景逸先生所謂學者俗根難拔須堅凝其正心正氣正爲此也本末內外交相培養然二者畢竟志以帥氣氣之浮動持志未能堅久之爲患也

壬子歲 時年四十有六

今歲元日猶是去歲元日面目豈善學者歲次節無少纔提醒便無欲堅久爲難切不可輕議論人短背後譏笑殊非有德者事

學者識得春風沂水之趣固無待於兵農禮樂又須識

錄上

奎

得兵農禮樂之理初無異於春風沂水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固以此見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抑
物各有定分於此尤須識得飛者必至於天躍者必
在於淵定分也飛者不能爲躍躍者不能爲飛定分
也知有定分而後知天理流行之妙隨處充滿無少
欠闕所以君子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春風
沂水夫子與點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程子謂是活潑潑地
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
氣淨不審言多時閉關應對頗稀纔一出門酬酢便覺
病痛甚多以此知比時全不得力

與人相對微動輕侮之意

探月鹿之喪月鹿來崑卽病於粒民齋中竟不復起粒

民經紀其喪真有於我殯之意

送月鹿屠於馬鞍山下

月鹿姓張氏名曰字曰人唐之地今三賢祠西曰步

侍飲長者不能致敬以爲卑幼勸氣粗而語輕

人之物卽己之物故當相爲愛惜己之物卽人之物故

當無所吝惜

昔賢爲謀必忠人事卽己事也與朋友共己物卽人物也

今人多責效於天殊不知舍己更無所爲天也亦只求

諸己而已

錄上

癸丑歲 時年四十有七

奎

每發一言必先自省於義何取斯鮮失言之病

人惟自見爲是則天下之服其是者少矣人惟自見爲

非則天下之議其非者亦少矣

據事直言而不知違乎言下當然之理矣故貴精義故

人貴時中

理不外乎氣故氣不可不養性不外乎形故形不可不

踐而養氣踐形皆自孟子發之其以實學喫緊爲人

如此

可以爲可以不爲爲傷義縱能絕之於後而失於前者

已不可復回矣

事之在我爲非而在人無害者猶不可爲況未必無害於人乎知明勇斷決不出此

婢僕雖俱使令然凡事苟可自爲者卽當自爲不必動彼婢僕以盡其力一以恤下一以習勞一以養福

天下之物雖曰與天下共然在己者不得過分彼此在人者不得無分彼此或曰無乃厚於己而薄於人乎曰均厚也待己則以無分彼此爲厚待人則以必分彼此爲厚事有萬殊道與之俱均道也則均厚也且夫待己厚而待人之厚卽在其中待人厚而待己之厚卽在其中尤足以見大道之公

甲寅歲

時年四十有八

錄上

乙卯歲

時年四十有九

齋

出言傷厚而無實

矯輕警情宜爲心銘

標榜不喜及乎己譏評不敢加於人生平意念輕極如

此二者要亦相因

對田夫而失言而田夫亦覺余言之失是余固田夫之不若也當下不勝慚愧先儒釋允恭克讓云聖人實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做信然信然有

此失者畢竟忽之故也

偶有一極小事而不覺教人以僞使時時省察克治而

無期焉有此失

理勝則氣不用事氣靜則理愈以明苟遇事而矜張急遽爲氣所役不惟不能自處乎理而且卽於愆矣戒人之戒之

事至而未嘗有事斯理勝矣

人猶有所憾於天地天地何嘗輒生憤恚故犯而不校者爲量同天地但不可以天地不恚人之憾而不敬天地聖賢不校人之犯而不敬聖賢

丙辰歲

時年五十

丁巳歲

時年五十有一

妄用便是不義故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與余從來不妄用昨於酒後偶不自持物雖微然亦妄矣甚矣寡

錄上

奎

過之難甚矣酒之害德

妄用失天理之當然且不爲造化惜物力雖一介焉得不爲獲罪於天

戊午歲

時年五十有二

王生醇叔北上來別曰先生何以教之余曰以子之才掇巍科特攜取耳吾又何以益子曰非敢望然也惟願先生教之曰心欲其下情欲其厚氣欲其斂事欲其約

天下事有勢之所至卽非意所欲而已不能爲力者尤

見始之宜慎

今夫錢之爲物雖小而其形平又其性重及爲人所立

而旋焉則千迴百轉良久乃復其故以是知天下之事勢所激使莫能爲力其間幻變有絕非恆情恆理所得而擬者甚矣人之不可以妄動也此聖人所以作易也

事機相左是大益處不知自傲非所以順承天意也

天下之事有善有不善而善之中又有善不善焉不善之中亦有善不善焉俗流失世壞敗乃至矯然自命爲善者而率皆不善之事己不以爲愧人莫之能辨可悲也夫

出八己未歲 時年五十有二

出言過於謙抑深愧不能學禮學禮者品節詳明事無

錄上

矣

大小當下有以自立不及亦不踰毫髮

世人只謂得喪既福四字占了方寸遂使理之一字埋沒不出頭要知比干之直諫而死孔子之明日遂行只是既福得喪看得透耳此處不容有纖微之點翳

庚申歲 時年五十有四

辛酉歲 時年五十有五

無欺錄上畢

